

文稿

日治時期社會領導階層：洪以南--對現代文明之接受態度--  
以其「外顯」行為為觀察重心

吳盈盈\*

前言

1895 年，清政府被迫簽下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不僅對全台人民造成影響，對於傳統文人造成了極大的衝擊。山河變色更使他們面臨讀書上升取仕的管道遭到阻隔的命運與危機，不少文人感受到無奈悲痛，甚至氣憤抗拒；然而伴隨著殖民政策，現代文明的輸入也為臺灣人民的生活模式帶來了轉型的契機，向來代表「傳統文化」的傳統詩人們，他們的生活其實跟著時代漸漸的起了變化。

本文研究對象為日治時期傳統漢詩人：洪以南，名文成，字逸雅，號墨樵，別號無量癡者。清淡水廳艋舺(今萬華)人。生於 1871 年(同治十年)4 月 7 日(陰曆)，卒於 1927 年(昭和二年)5 月 14 日(陽曆)，享年五十七歲。

在政治與社會活動中，洪以南曾任公職前後近 28 年，平日處理公共事務，並積極推動社會風俗改良；在文藝活動中，參與瀛社達 18 年，正式擔任社長 9 年，創作漢詩高達五百餘首。詩文之外，書畫成就亦佳，多見蘭竹，常參加各書畫展覽會。又財力無憂，乃搜集許多珍貴文物。後移居達觀樓，現為淡水名勝之一。

許多傳統文人不僅是社會中的「上流階層」<sup>1</sup>，也常是社會中的「領導階層」<sup>2</sup>，其行為舉動對社會往往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也就是支配力。同時兼任三種身分的洪以南(1871~1927)：本身經商世家出身，在商界自然有一定的活動與人脈；政界上更曾擔任到相當高層的官職，如臺北廳參事及淡水廳長等；在政、商界都具備相當的實力以外，又因具備深厚漢學基底，在藝文界中不僅擔任起北臺第一大傳統詩社瀛社的社長，在書畫方面的成

---

\* 中興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班

<sup>1</sup> 根據黃慧貞對上流階層所做的定義：「日治時期台灣上流階層是指初期總督府極力攬絡的仕紳富豪、中期接受新式教育而對台灣社會帶來影響的智識份子，以及後期因應都市興起而造就的各方面優異人才。」黃慧貞，《日治時期上流階層興趣之探討---以臺灣人士鑑為分析樣本》，板橋市：稻鄉出版社，2007 年，頁 21-22。

<sup>2</sup> 「在日治時期則是指政治、經濟、教育等方面地位較重要或表現傑出者。」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92 年，頁 5。

績更是相當斐然。這樣的一位集多種背景與能力於一身的人，正是日治初期傳統文人兼任上流社會領導階層的代表性人物。他在面對世代變換、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所展現出的應世態度如何，應該能夠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資格。

透過「外顯」的日常生活型態，我們總是較容易看出他們生活的改變，透過變化的軌跡更加了解當時人們生活面對的是甚麼樣的轉變，他們如何看待這些轉變。許多便利的、多元的、新奇的事物紛紛躍出檯面，在接觸這些事物的過程中，融入的快慢、認識的深淺、情感的濃烈等等，其中存在著甚麼樣的擺盪或者過渡，這都是筆者好奇的、感興趣的。筆者觀察現代文明在洪以南身上產生的影響，發現其影響當中最直接的表現便在他的外觀(服裝、建築、剪辮)以及所支持的社會風俗改良運動，如剪辮、解纏。

由於洪致文《台灣漢詩人洪以南的現代文明旅遊足跡》一書中主要討論洪以南於1907年前往「日本旅行」時的回溯與詮釋，重新理解東遊時期所作的五十多首漢詩，試圖以地理學的時空分析概念，從洪以南的「旅遊足跡」中了解其面對現代文明所表達之心境、態度與地方感。本文欲將研究重心放在觀察洪以南的「外顯行爲」的表現，爬梳相關史料與詩作，了解洪以南對於現代文明接受的步調與態度。筆者以所見之文史資料，如洪以南後人洪致文與洪啓宗於專書與網路中所呈現的照片、家族史料，以及《臺灣日日新報》(含漢文版)上所刊載其人其詩的相關資料，試以外顯行爲較明顯的「服裝與建築」、「斷髮隨俗」、「支持剪辮與解纏足運動」等角度，於下文說明討論之。

### 一、服裝與建築

在服裝上，洪以南有傳統漢服的打扮，也有穿著和服的樣貌，穿著西服的照片記錄也是不少。服裝多樣之下表示他對於日本與西方文化並沒有強烈的排他性，甚至可以說是直接順應時代潮流的表現。

從其曾孫洪致文書中所刊出的家族史料照片<sup>3</sup>，可得知日本治台之後，1900年仍有洪以南穿著漢服的照片。而史料上第一次呈現洪以南穿著和服，是在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為慶祝「瀛社第一期例會」，與會之會員特

---

<sup>3</sup> 洪致文《台灣漢詩人洪以南的現代文明旅遊足跡》台北：師大地理系，2000年7月。(家族照片，版權所有)。

於洪以南家中(現臺大醫院址)合影。照片中便可看出洪以南先生穿著和服，手中抱著一個小男孩，而男孩是次子洪我鈞。當時正值新舊思潮轉變之際，洪以南在 1907 年前往日本時，已在日本斷髮，因此回臺灣後的照片中不但沒有長辮，身上也穿著日本和服。

雖然現有的史料無法得知洪以南何時開始穿著日本服飾，但從其祖父洪騰雲與其長子洪長庚攝於明治三十二年(1899 年)的照片資料<sup>4</sup>可看出，雖然洪騰雲仍穿著清代傳統服飾，但當時年僅六歲的男孩(洪長庚)身上已經穿著日式和服，腳上踩著日本木屐，似乎說明男孩父親洪以南在當時，應已相當接受殖民政府所帶來的新文化了。

在家宅的建築上，從《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在 1911 年 1 月 30 日刊載的〈洪以南鈞略傳〉中，除了基本生平事蹟外，還提到：「今住城內新北門街。家屋半從內地式。入其門。幾與內地人之家不殊。屋之周圍。遍植花木。成小□。因號逸園。君有短額。書維新空氣滿庭軒。信然。」提及除了改穿日式和服、斷髮剪辮之外，其家屋亦為日本式，可以理解為洪以南對於日本文化的接受態度，並且親身實踐於自身穿著外觀、甚至於住宅建築。

## 二、斷髮隨俗

在日治初期的臺灣，現代化的足跡就不曾停頓下來。在現代化的文明進程當中，儘管剛開始是以比較緩慢的速率在進行著，值得注意的就是洪以南於日本斷髮，在當時對臺灣本島所激起的漣漪及迴響。

1907 年 4 月 20 日洪以南攜子前往日本，一方面為安排洪長庚於日本留學，另一方面就是日本的現代性觀覽之旅。自從 6 月 1 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發表陳德誼的兩首〈斷髮有感〉<sup>5</sup>，6 月 26 日，洪以南也寫了〈於京都停車場讀陳君德誼斷髮有感即次其韻以表同情〉<sup>6</sup>在報上發表：

而今斷去蓬蓬髮，生面別開異昔年。省卻梳頭還打辮，泰西裝束亦安然。

<sup>4</sup> 同上註。

<sup>5</sup> 「少時頑鈍無知識，辮髮長垂廿四年。今日纔思多有礙，把他斷去理宜然。」「服裝換得文明式，思想應非昔日同。寄與臺陽諸戚友，願無相沿異端攻。」《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6 月 1 日，第 1 版。

<sup>6</sup> 此詩收於《臺灣日日新報》，「詞林」欄，1907 年 6 月 26 日，第一版，又載《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藝苑」欄，1907 年 6 月 26 日，第一版。

昔除一半今除盡，進化時機迥不同。敢說文明新面目，免他覆頂累愁攻。

以南在京都火車站讀到陳德誼斷髮之消息，亦作二絕以表贊同之意。認為斷髮之後省去了每日梳頭辮髮之麻煩，穿上西裝之後整個人看起來別開生面，安然自在。並且提到現在正是文明進化的新時代，一旦換上新面目，便不用再擔心那披頭長髮所生活所帶來的不便與困擾。報中記者也以「維新中人」讚許以南：

斷髮實為衛生上大有獲益。去其無用之物。以圖一身之便。何等爽快。洪君東上。濡染文明。慨然斷髮。其意蓋在此也。詩溫厚和平。性情流露。誠不失為維新中人。植亭漫評。

由以上可知洪以南在京都斷髮一事，除了被肯定為衛生便利上的一大進步，更被認為是浸染文明的最顯著表現。事隔幾日，報上也再度對於洪以南歌頌陳德誼斷髮以及自身遂即斷髮之事大表贊同。

……聞洪以南氏為上京觀博覽會。時在京都。忽接陳德誼氏斷髮信不禁有所感觸即賦二絕送陳，洪氏旋亦斷髮。蓋自京都大阪入東京，所到皆文明發達特甚。驚異之餘。遂有所悟。以為故習實不足貴。兼之陳氏已毅然行之。故亦奮袂而起與之後先輝映也。洪氏為島人紳士中最著名之書家。威望嘖嘖。今既斷髮改裝。其影響所及。必非淺鮮所謂請自隗始也。況本島人以辮髮者良多。其相率為是之舉。為日當不在遠矣。<sup>7</sup>

文中說明臺灣青年受到日本內地現代化進步以及西方新思潮之影響，紛紛興起斷髮風潮之現象，如洪以南在大阪前往東京的路上，聽聞臺北醫學校學生陳德誼斷髮，「遂有所悟」，認為實不能再將蓄髮留辮視為珍貴的民族文化，於是立馬於京都斷髮，與陳氏相互輝映。由於洪以南身分特殊，是社會領導階層代表人物之一，可以想見他的行為所帶來的後續影響，相信臺灣人民實踐斷髮改裝之日不遠矣。

但是，由於剪辮並非在一開始就受到全民的接納，因此，頂著蓬鬆短髮的洪以南，也因為和旁人打扮不同而產生差異性。看到 1910 年〈簪菊〉<sup>8</sup>

<sup>7</sup> 《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7 月 3 日，第五版。

<sup>8</sup> 此詩收於《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瀛社詩壇」欄，1910 年 11 月 15 日，第三版。

其中一首：

人盡黃花插滿頭，笑余蓬髮不長留。一枝帽上酣秋興，杜牧風流憶舊遊。

詩中提到當人人都能將摘下的黃菊插在頭上的髮辮而感到有趣，而唯獨洪以南的短髮蓬鬆，無法使菊停留於髮上，但洪以南倒也滿能夠適應，將一枝花插在帽子上，也是相當應景，甚至還想到過去杜牧也是如此風流倜儻的一人。詩作中洪以南已經能夠以短髮的姿態輕鬆對待生活，並且在面對他人時而取笑時，也能夠自我調適得宜。

洪以南的身分在當時擔任臺北廳參事，具有相當的社會地位以及影響力，可以想見其一舉一動都能夠輕易的發揮其感染力，也因此斷髮一事也自然會備受矚目。1907 年在日本改裝斷髮之行爲傳入島內，其所象徵進入新世界的文明表現，自然也對臺灣社會造成了影響。在社會觀感上，各有不同的聲音響起：

#### （一）獲得維新文明支持者的大力贊同

許雷地的〈洪君以南上東京觀博覽會日昨回神戶改裝斷髮又送哲嗣入學校實現時之達觀有此文明人世不多得因感成四絕以贈〉<sup>9</sup>詩中，可以看出他對於洪以南改裝變髮之舉，所抱持的讚許態度，認爲洪以南達觀的思想，可謂爲世上少有之「文明人」：

盛名耳熱末由親，一段衷懷鬱不申。此日相逢萍與水，說來俱是異鄉人。

相見恨遲晚更親，今朝可證去來因。青眸覽徧神州景，解拓文明有幾人。

廬山面目自然真，權變機宜滌宿塵。髮自剪除裝改樣，分明洒落達觀人。

克紹箕裘倍有真，森森玉樹皎如珍。好風吹上文明國，大舞臺中一偉人。

四首詩巧妙的以同在日本相遇皆「異鄉人」作爲連結，以便發生共鳴之聲，又稱讚洪氏爲覽遍通解文明之「文明人」，再語以「達觀人」表達對其遠見宏觀視野之敬佩，更以「偉人」一語給予最高之評價。可以想見作者對

---

<sup>9</sup> 《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7 月 7 日，第一版。

洪以南「髮自剪除裝改樣」的自若神態、洒落表現十分肯定。詩中比喻斷髮就如同滌宿塵一般，拋棄舊習俗，洗去窠臼之後方能呈現文明人之廬山真面目。莊玉波也寫了兩首詩<sup>10</sup>，讚許洪以南為「自由人」，認為前往日本母國目睹新文明之人固然有之，但能夠像洪以南一樣「當機立斷」之人，卻是少見。

## （二）掀起保守派人士的批評波瀾

洪棄生的〈有同姓鬻士率先斷髮洋裝者以其畫蘭冊來徵題姑為賦此〉<sup>11</sup>就是在批評洪以南斷髮一事：

蘭蕙失移根，一朝化茅茹。人生世變多，當門誰與處。草澤有淪胥，芳馨九畹貯。澧源湘水間，斯人千古許。畫蘭知此意，古香浮素楮。湘君降九嶷，目成兮心與。形神一以違，申申女嬰語。不待靈均來，臭味先齟齬。所願同根人，深求空谷侶。似蘭勿似茅，吾將施縞紵。

詩中，呈現了他無法接受、無法認同這種與故國進行切割的背節行為。作者本身不願斷髮，一直堅持辮髮直到最後一刻遭到日本警察的強制剪辮，由此可以想見他對於洪以南率先斷髮改裝一事，所抱持的反對意見以及痛惜心態。洪棄生在詩中透露出強烈的情緒，以失根之蘭比喻洪以南率然斷髮之舉。

當社會有著支持與反對的不同聲音，則更加凸顯洪以南堅定的態度，其詩〈睫巢別墅小集祝倪陳二君剪辮〉<sup>12</sup>：

窺破此風入世難，團圓聚首戰吟壇。嗤他一髮千鈞重，留與環球博覽觀。

詩作末兩句，看出作者認為中國長辮的舊俗如千鈞重擔一般壓著人們無法前進，以髮辮千鈞重之誇飾，襯托出作者認為倪、陳除去重擔之後，便利性將隨之而來，更不用說能夠更容易到先進國家博覽學習、與世界同步。再看到〈截髮〉<sup>13</sup>：

吾非一髮千鈞重，況復無心整綠雲。笑把青絲為子斷，留賓千古是

<sup>10</sup> 莊玉波〈敬步許雷地先生贈洪以南君原韻二首〉收於《臺灣日日新報》「詞林」欄，1907年8月1日，第一版。

<sup>11</sup> 此詩收於洪繻《洪棄生先生遺書（二）·寄鶴齋集·卷三》。

<sup>12</sup> 《臺灣日日新報》，「詩壇」欄，1912年5月23日，第六版。

<sup>13</sup> 《臺灣日日新報》，「瀛社詩壇」欄，1914年12月18日，夕刊第三版。

奇聞。

這是瀛社一次的課題，以典故中賢母為子截髮留寶為主題，而洪以南也在詩中提及自身已經擺脫一髮千鈞的束縛，也不用再每日花費心思梳整長辮。透過洪以南對於斷髮，是從生活便利性與未來性的本質上給予支持，可以知道他並不會對自己的行為感到矛盾與後悔，也會繼續以朝向新文明前進。

### 三、支持剪辮與解纏足運動

#### (一) 支持剪辮

觀察洪以南在日本政府推動斷髮革新的過程中，就時常扮演支持者的腳色。他勇於提出改革之聲，並且提倡剪髮之便利，推廣剪辮之活動。例如 1911 年 4 月 5 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當時擔任臺北廳參事的洪以南於 4 月 3 日「基隆剪辮會」上祝詞：

夫慣習之改良惟視乎有便利者。有不便利者。去不便利以就便利。是有人當為之事。不觀國家重大之政體。秉鈞衡者。苟有不便利者。尚且竭盡心力欲改革之。而就其便利。辮髮者為個人不足重輕之物。胡可仍蹈陋習。更蓄之以為覆頂後累之患。而使一身終不得便利乎。貴會諸君深知底蘊。能圖便利。而去其不便利。莫怪乎剪髮實行之盛大之至於斯也。細詳之。然亦各有新思想。有以致之耳。所深幸者。今日乃神武天皇祭。為貴會開會式忝荷寵召。得參末席。安能默無一言。爰是謹浮大白。奉告諸君。而今而後。不獨於衛生上得大便利。即起居動作。永無曳尾之誚是為祝。<sup>14</sup>

以上提及剪辮之最大目的就是便利，去除辮髮覆頂之累贅，恢復便利的起居，在衛生上、生活上都是十分具有新思想的革新。

照理來說，斷髮是一項對於生活上極為便利之事，一旦去除髮辮，人人理應都能夠立即享受到隨之而來的「福利」，為什麼洪以南等人還必須不斷地支持斷髮運動？初期斷髮運動未有進展之原因，廖怡超認為主要是因「辮子仍是重要的漢民族象徵，斷髮雖是文明與現代化的象徵，卻也是殖民者所帶來的一種身體刻印。所以在台人心中，對於斷髮與否沒有產生立即之需求，加上種種複雜糾葛的情緒，使得斷髮運動呈現無法拓展的窘

---

<sup>14</sup> 《臺灣日日新報》，「雜報」欄，1911 年 4 月 5 日，第三版

境。」<sup>15</sup>辮髮為清代承襲滿族的一般傳統髮式，清領兩百餘年來，辮髮已然成為身體的另一個民族圖騰，象徵著清國子民印記。延續到日治時期，它仍被視為遺民記憶的符號代表之一。斷髮，不只是單純的改變髮型，代表自身的文化圖騰遭到改變，也象徵著新統治者加諸在遺民身上的烙印，代表日本統治權力在臺灣人民身上的施加。因此臺灣人民在面對異國的統治同化意圖之下，恐怕首先就會產生抗拒的心理，反對日本所帶來的一切影響，也試圖要保留過去「祖國大陸」在身上所留下的痕跡，於是也就持續形成了「心理堅持」大於「生理需求」的現象。吳文星以為，臺灣當時最早接受斷髮且切身實行的社會菁英份子，其斷髮並不一定是為了與日本同化、順從殖民統治，而應只是為了追求潮流、順應時勢而為。<sup>16</sup>所以這些社會菁英份子普遍都是與日本母國接觸頻繁或是較能接觸西方文明世界的中上層領導階級，洪以南自然也在此少數行列之一。他們眼中所見的新文明、新思潮以及心中對於新事物、新思想的渴望與追求，促使他們認為從最基本的外貌服儀改變起，方能進入文明之境。

## （二）支持解纏足運動

臺灣的纏足風俗在日治時期時，與鴉片、辮髮被總督府列為三大傳統陋習，分別在不同時期開始受到嚴格取締。其中，纏足更是一種對女性身體極為殘忍迫害的習俗。

在日本統治領導者眼中，三大陋習被視為同化政策之阻礙。而自 1900 年起，首度以民間地方團體為主要發起者，藉由非官方或半官方的主導來進行解放纏足和風俗改善的活動和教育，展開民間解放纏足之運勢，以達到社會大眾普遍接受解纏足之目標。1899 年 12 月 5 日晚，大稻埕黃玉階醫師先在一次宴會中提及天然足之理念<sup>17</sup>，可以看出日本官方支持民間自行倡立天然足會，宴會中黃玉階談及婦女纏足風俗應予以改移，認為婦女纏足有礙衛生也使得行走困難。後於 1900 年 2 月黃玉階領先倡設天足會<sup>18</sup>。

<sup>15</sup> 廖怡超，《日治初期臺灣「斷髮」運動研究—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主要範圍》，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7 月，頁 39。

<sup>16</sup>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92 年，頁 236。

<sup>17</sup> 《臺灣日日新報》，「島政」欄，1899 年 12 月 6 日，第三版。

<sup>18</sup> 《臺灣日日新報》，「島政」欄，1900 年 2 月 8 日，第二版、1900 年 2 月 9 日，第三版。



又《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5月12日，報上報導：

臺北廳參事洪以南氏之夫人。近實行解纏。氏居內地風之家庭。男子大小皆斷髮。長郎留學京都某中學。為參事中文明開通最進步者。亦本島人中。文明開通之最進步者。貴婦人得出而提倡。則天然足之會不難成。雖然婦人多出無學。世有勢拗之婦人。及嗜痂之男子。或季常之男子多。則解纏之事難耶易耶。革去漢人種數千年來惟一弊風。詢文明諸君子。及果斷婦人第一快事。<sup>19</sup>

說明洪以南夫人自行解纏，並且住在日式建築當中，而家中男子老少亦皆斷髮。其長子在京都求學，報上因而讚許洪以南實在為本島人中，文明開通最進步者。並且提到有這樣領導階層的貴夫人能夠起身提倡鼓吹，天然足會的推動應該會順利進行。

黃玉階於1900年建立天然足會後，倡言組織各地天然足會的發起人，仍以男性知識份子為主，由男性會員宣導家中婦女放足，一直發展至1911年(明治44年)左右，才有婦女自組放足團體，該年三月臺北廳另由洪以南之妻陳宇卿、施招(艋舺區長黃應麟之妻)等為首，發起「解纏會」推動女性解纏運動，號召婦女入會，不收會費，經費由兩位發起人樂捐，是女性對身體產生自覺的開始。

成立之後，報名入會者頗為踴躍，三個月之內，會員已達上千人，其中，已放足及保持天足者的已有六百多人，該會遂於8月14日假艋舺公學校舉行成立大會<sup>20</sup>，會員出席者亦多達千餘人，日本達官顯要夫人十餘人及地方官紳數十人光臨該會，盛況空前。會長陳宇卿在會中演說表示：「該會旨在順天理而全人道，以革除數百年的纏足之風，為未來的婦女開一光明之途，並表示其本身已率先解放纏足達36年之足，願會員們能引以為範，共襄盛舉」。

另還有洪以南家書<sup>21</sup>，可觀察出洪以南全家上下都相當重視解纏之舉：

前五月十二日，汝母實行解纏，與會倡議眾人會長推舉自己實行解纏以，此佈。

此信是1911年6月17日洪以南發給在日本京都府立中學校讀書的洪長

<sup>19</sup> 《臺灣日日新報》，「時事小言」欄，1911年5月12日，第一版。

<sup>20</sup> 《臺灣日日新報》，「雜報」欄，1911年8月16日，第三版。

<sup>21</sup> 洪啓宗網路相簿上翻拍之明信片。

庚，告知其母親參加放足會之情形。可知洪氏將家中在社會上推動現代進步之理念、活動，告知晚輩，向其傳遞身教之義。

日日新報之報導中，「纏足鞋樣可借觀洪以南氏尊聞所研究解纏足鞋。甚合於解纏之用。為廣傳其製。現寄其樣於艋舺區長及醫師陳欽銘處。有欲師其樣而製者。可往該兩處借觀之也。」<sup>22</sup>不僅可以發現社會持續關注整個活動進行的過程，也可以看到陳宇卿投入解纏活動，研究解纏後女性適合穿著的鞋款的用心程度。傳統家庭中的婦女得以推動如此龐大的社會活動，其背後可以想見其配偶的支持，洪以南對於解纏足的推動，不僅有著支持的積極態度，更以自己家人作為社會之榜樣。

### 結語

從日治時期開始，臺北變成為首都，這是一個最易接觸新文化、文明的地方。洪以南身為臺北仕紳，地緣關係加乘上人際關係，自然使得他的視野更加開闊。由於在經濟上、內涵上都讓洪以南在年輕時期便擁有深厚的實力。當他在面對日本政府所引入的西方文明時，他可以積極主動的選擇自己的立場與態度，從生平經歷與詩作表現，可知他對於文明維新的接受程度是相當高的。他一開始從換穿和服以及改住日本式建築，在三十六歲那年，帶著兒子前往日本留學，自己也在日本停留百日之久，甚至就在日本「當機立斷」的斷髮。回國之後，積極推動國內剪辮運動，更由於先進的衛生觀念，支持女子解纏足，其妻子也從自身解纏到親身投入團體，扮演引領女性解纏、提升身體自覺的領導人。從洪以南的詩作中，可以感受到他對於現代文明的嚮往，並且對於斷髮剪辮觀念是從生活便利性與未來性的本質上給予支持，可以知道他並不會對自己的行為感到矛盾與後悔，儘管偶有旁人給予嘲笑或批評，洪以南也會繼續以朝向新文明前進。

他對於現代文明接受的態度，是積極且正面的表現。在過程當中，也看不見矛盾或反抗的痕跡，儘管當時這類的文人常常被冠上「親日」甚至「媚日」的標籤，然而觀察洪以南的日本化行為，實質上是出發自對於「現代文明」的追求與嚮往。

### 參考文獻

#### (一) 文獻史料

---

<sup>22</sup> 《臺灣日日新報》，「雜報」欄，1911年8月3日，第三版。

- 1.《臺灣日日新報》(含漢文版)，中興大學圖書館電子資料庫，大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二) 專書

- 1.洪縉，《洪棄生先生遺書(二)》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 年
- 2.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台北：正中書局，1992 年
- 3.張子文、郭啓傳《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國家圖書館，2003 年 12 月
- 4.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2004 年
- 5.黃慧貞，《日治時期上流階層興趣之探討--以臺灣人士鑑為分析樣本》板橋市：稻鄉出版社，2007 年
- 6.洪致文，《台灣漢詩人洪以南的現代文明旅遊足跡》台北：師大地理系，2010 年 7 月

(三) 學位論文

- 1.廖怡超，《日治初期臺灣「斷髮」運動研究--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主要範圍》，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7 月
- 2.張淑雯，《日治時期臺灣解纏足運動之研究》，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6 月

(四) 期刊論文

- 1.卞鳳奎，〈洪以南對新思潮受容之探討〉，瀛社成立一百週年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2008 年，頁 123-134。
- 2.洪啓宗口述、卞鳳奎訪問，〈萬華洪氏家族與臺北發展之關係〉，《臺北文獻》直字第 141 期，2002 年 9 月
- 3.林淑慧，〈日治時期臺灣婦女解纏足運動及其文化意義〉，《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刊》，第 10 卷 2 期，2004 年。

(五) 其他

洪啓宗網路相簿：<http://www.flickr.com/photos/sunangen/>